

中央尖溪溯溪驚魂記

工務室退休技士 施宏錡

自從奇哥 2014 年屆齡退休後，他除了在社教館學習水墨水彩畫外，為適應新的人工電子耳，每周五下午在重聽協會，上聽力語言訓練課程，練習聽與分辨聲音。偶而參加登山、跑步、游泳團體的活動，增長見聞與知識，日子倒也過得十分自在。有時獨個兒游泳、晨跑、騎車，藉以鍛鍊體力，畫畫以保持身心健康，不用每天坐困家中，無所事事而生悶氣。

萬沒想到退休一年後，第一次參與溯溪、登山活動，在往中央尖溪山屋時，於溯溪途中摸黑走路，竟會碰到崩塌地區，在前不著店後不著村下，差點命喪山中。

這段登山遇險的故事，且聽奇哥娓娓道來。

話說 2015 年 3 月初，同是聽障的好友錫雄兄，他規劃登中央尖山溯溪行，作六天六夜的登山、溯溪的活動。目標是由勝光登山口，背重裝背包走到木杆鞍部，再下切山谷到南湖溪，渡過小溪後，循稜線往上爬升再下溪谷，沿中央尖溪溯溪而上，徒步走到中央尖溪山屋(2374m)後，休息準備第三天登上中央尖山(3705m)後，再回到山屋休息，第四天循原路回到南湖溪山屋(2215m)，第五天回到登山口，第六天為預備日。

3 月 1 日一行三人，晚上 7 點從臺北小巨蛋出發，於午夜 12 點半抵達勝光派出所前的停車場，為節省紮營時間，三人在車內躺臥而睡。

第二天凌晨 5 時，由勝光登山口開始，每人肩負 20 公斤重的背包，內有四天份的糧食和睡袋，及三人份備用營帳。由海拔高 1830m 的登山口，一路爬升到勝光山(2285m)，上下高低落差有 455 公尺。然後在平緩上升的路面，走到多加屯山(2795m)後，山徑才開始下坡，並於當日下午 3 時多抵達木杆鞍部(2532m)，已來不及依原定行程抵達南湖山屋(2241m)，臨時改往雲稜山莊(2615m)投宿。3 日凌晨 4 點，趁天色微明時，由雲稜山莊出發回到木杆鞍部，再沿著稜線下切 500 公尺到南湖溪谷底，換上溯溪鞋越過南湖溪，走到南湖溪屋(2215m)，稍事休息吃東西以補充體力。再由山屋旁的登山步道，攀繩到最高點(2748m)，翻山越嶺再陡切下到中央尖溪(2300m)時，已是當天下午 3 點多。

根據手機上的衛星座標圖，顯示目的地之距離，距中央尖溪山屋尚有 2.2 公里多。看看天色尚早，依經驗判斷背著重裝涉溪走路，最慢要 3 小時才能抵達山屋。才沒有考慮先在溪邊紮營、休息，就直接向山屋挺進。但是，在崎嶇不平的溪谷，溯溪往上走，有時會遇到斷崖或崩塌地區，此時就得高繞，或涉過溪水到對岸，所需的時間是一般山路的 1.5 倍。因為是第一次溯溪，不知行走溪谷之艱難與厲害，且領隊僅憑網路上的資料研判，難免有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」之感。

沿著溪谷凹凸不平的小徑，走了 2 小時多，快到日沒時，中央尖溪山屋尚未現蹤。雖然手機的地圖上顯示，離山屋尚有 200 公尺多的距離，對於常跑步的人來說，若不背重物走路，最慢應可在 15 分鐘內抵達山屋。但是，我們走了 40 多分鐘，還是沒看到山屋的蹤跡。

此時已是晚上 6 點半了，天色漸暗下來，打開頭燈繼續向前行，沒想到卻碰到塌方阻斷去路。領隊看到前右方山坡旁，有條新繩擊在樹幹，判斷那兒應是高繞通往山屋的地方。於是三人循繩攀了上去，到了上面才發覺四周盡是崩落的石塊與斷枝，再上方是塊崩落的大片斜坡的森林，下方離溪谷約有 20 多公尺深，崩落處右邊有塊凹地，再深進去是茂密的樹林。因被落石、樹木阻擋，一時找不到山徑。而所在的位置，僅是塊寬不及 1.2 乘 2.5 公尺的凹地，剛好可容得下三人平躺的寬度。

見到此景況，的確讓奇哥嚇了一大跳，還沒到山屋，竟先走到崩塌區，加上夜晚七點山區天色已全暗黑，在口渴又看不到前方狀況下，三人不敢再越雷池一步，只得停在崩塌區凹地處暫時喘息。

若不了解前面的路況，夜晚貿然前進將是件很危險的事，且背重裝溯溪走路，已經超過 13 小時，體力早已耗盡，瀕臨崩潰狀，又處在地質不穩的地方，一時進退維谷。

在有食物卻無水可以煮食的情況下，三人又累又餓。但是，天黑看不到路面，又不敢冒險下降到 20 多公尺深的溪谷取水煮食。處在那種情況下，的確會讓人更感到驚恐。

此時領隊了解事情的嚴重性，又不知山屋有多遠，天黑加上低溫，最好就地紮營，以保持身體暖和，防止失溫，避免衍生問題，並靜待天亮時再設法脫離困境。

決定就地紮營後，大家立即戴頭燈工作，把凹地周遭有刺的藤蔓植物，用刀割斷丟到一旁，避免刺傷或割破營帳的防水布。待現場清理差不多，地面稍微整理鋪平，快速地把營帳組立完成，放好各人的睡墊睡袋。雖然是凹地，地面並不怎麼齊平，三個人擠在營帳裡睡覺，背包則放營帳外面。就這樣二個人頭在營帳前，一個人頭在營帳後面，像夾心餅乾似的，擠進 1.8 寬乘 2 米長營帳內。就這樣三人在半山腰凹處，忍受寒冷與飢餓，相擁而睡，靜待天亮起床。

從早上三點半在雲稜山莊吃過早餐，行進中途雖有行動乾糧，配白開水喝。但是，由中午到晚上，已經有 7 小時未曾再進食，肚子餓得有些難受。雖然所帶的食物足夠，可以解決饑餓的問題。但是，在沒有水可煮食的情況下，所帶的食物（泡麵）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待每人把水壺內最後一滴水喝光，還是會感到口渴。奇哥當即把準備攻頂的那罐 450cc 蕃茄汁拿出，打開平均分給三人喝，並限制每人最多只能喝 150cc 的蕃茄汁，以解決口渴及沒水喝的問題。錫雄兄也把他袋內的一粒蘋果取出，切成三片，吃完勉強可以止渴止餓。

為了想聽聽夜裡四周會有什麼動靜，奇哥戴著「人工電子耳」躺在睡袋內，耳邊不時傳來潺潺的流水聲，伴著水聲累著睡去，直到凌晨二點左右有尿意而驚醒。醒來悄悄地打開手電筒，看到腳邊的同伴，兩人睡得像頭死豬一樣，一動也不動地躺在營帳內。勉強把手伸出睡袋外，摸一摸外面竟是冷冰冰的，而營帳帆布內側的上方，則留有水珠，像是外面剛下場雨似的，這更讓奇哥有些驚恐，不敢起床往營帳外走，生怕被雨淋濕而感冒失溫，便憋著尿再躺一會兒。

待鴻德醒來想出去尿尿，奇哥才跟著起床到營帳外野放，尿完膀胱如獲大赦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暢。看錶這時是凌晨三點多。但是，營帳外四周還是一片漆黑，抬頭看到山谷上方的天空，還留有閃亮的星光，就知道第二天應該是不會下雨，便繼續躲進睡袋內取暖。

凌晨五點半，山谷漸漸地可以看清四周的景象，此時慶幸我們還活著。當即餓著肚子走出營帳，把營帳收起，背包收拾好。六點朝前方樹林，前一次登山隊伍所繫的布條之指引，開始向中央溪尖山屋挺進。臨離去之前，回頭看看昨夜落腳紮營的地方，就在營帳凹地上方不遠處，有棵巨大的松樹，它的樹根竟有1/4垂直懸空。看到這景象更令奇哥嚇了一大跳，好險！還好昨夜沒有地震，或山風吹落石塊，或是下大雨致使土壤鬆動滑落，若上方山石滑落大樹一倒，三個人是怎麼死的，恐怕連誰都不知道。

渡過了驚恐的一個夜晚，揹著背包走了半小時，才到200公尺遠的中央尖山屋。進山屋後，整個人連背包癱瘓在山屋內的木地板上，躺著約莫十多分鐘後，肚子餓得冒火，才意識到該是起來做早餐的時候了。便卸下背包，拿出背包裡的瓦斯罐、鋁鍋等炊事用具，帶著寶特瓶走出山屋到中央尖溪邊，盛了冰冷的溪水回來燒開水。待開水煮沸加入生薑切片一起熬煮，煮好再加蔗糖。暖暖的薑糖水不只能止渴，又可以預防感冒。戴著棉布手套捧著杯子，透過不銹鋼杯傳來的暖氣，把冷冰冰的雙手給溫暖些。待喝完薑茶雙手回暖後，再另燒開水沖泡咖啡，動手做「宇宙無敵三明治」。

回想昨夜在十多小時沒有水可喝的情況下，餓著肚子擠在營帳內睡，在當地室外溫度攝氏8度的情況下，三人相互取暖，總算活了下來，不能不說我們很幸運。只是萬萬沒想到200公尺那麼短的距離，溯溪高繞而行，到達山屋竟然要花上半小時的時間。慶幸我們昨夜沒有貿然摸黑前進，而先在崩塌的凹地處就地紮營，是個正確的決定。因為溯溪及高繞的那條山路，真的是不好走，萬一摸黑行進中，在樹林被樹根、凸出的岩石、或是被溪底起伏不平的石塊、青苔絆倒，那麼，被絆倒後的後果，真的是不敢想像。

此時陽光映照山谷，山屋外面的水氣冉冉上升，溪邊的石塊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，四周樹林景象十分迷人。三人各自拿著杯子，盛了熱咖啡坐在屋外石板上，享受美好的早餐——可口的「宇宙無敵三明治」，吃完休息了一會兒，又恢復了先前的活力。



後記：

第一次計畫攀登中央尖山（3705m）因行動過於緩慢，超出預定行程而失敗了。在山屋補睡了一天，待恢復體力後，因第四天天氣變壞，決定先撤退，循原路往回走，安全地回來。

第二次於同年6月，參與游金池先生所辦的6天5夜登山隊伍，改走南湖大山稜線，先登上審馬陣山、南湖北山、南湖東峰、馬比杉山、南湖主峰、南湖南峰等六座百岳後，再下切到中央尖溪谷，夜宿中央尖溪山屋，次日再溯溪而上，沿著稜線，爬上高低落差約有1400公尺的中央尖山地標，總算成功地登上了中央尖山，也平安地歸來。